

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集

第五期

一九八五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V



全国职工总会奋斗报出版
ISSN 0129 - 3028

目 录

《狮声》编者研究	杨松年	(1)
战前《南洋商报》历任编辑主任	王慷鼎	(47)
社公庙神主牌研究	庄钦永	(77)
一九三七年北马文化界鲁迅纪念大会	叶钟铃	(93)
Employment, Earning and Expenditure: Daily Life of the Chinese Labourers in Singapore (1870 – 1900)	Leung Yuen Sang	(103)
Resistance and Salvation as a Theme: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an Chinese Literature (1937 – 1942)	Seng Siew Hua	(123)

《狮声》编者研究

杨松年

《南洋商报》于1933年1月21日创设副刊《狮声》。《狮声》创设时，《南洋商报》的日常副刊是《晓风》。《晓风》是一份多用选载稿件的副刊，因此，专用本地投稿文章的《狮声》的出现，在当时已具重大的意义。然而，初期的《狮声》，其声尚弱，后来在几位编者的落力耕耘下，声渐威猛，並能与时代局势配合，大力推动文艺的发展，与同时出现的《星洲日报》副刊《晨星》，並为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初期新加坡华文文坛的双葩。

《狮声》于1933年初创刊后，一直持续到1941年年底。现存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的《南洋商报》，只至1941年9月26日。不过，到这时候为止的《南洋商报》，仍可看到《狮声》的发行，至于9月26日以后，《狮声》是否继续出版，则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从1933年初至1941年9月底，《狮声》是《南洋商报》主要的副刊，而且刊期甚密。前后历时9年的这份副刊，共出版了一千期左右。

一、取名“狮声”之意义与创设之原因

该刊取名《狮声》，是有其意义的。《狮声》的第一任编者半鰈在创刊辞《初吼》^①中针对此点曾作详细的说明。归纳他的看法，有以下几点：

（1）取狮子赋性勇猛，其声其威，可令百兽慑服，万物披靡。创刊辞说：

梁山太泽，实产龙蛇，丰草长林，斯藏虎豹。狮也者，寄迹林泽，栖身岩谷，无以异以（於）龙

蛇虎豹也。惟赋性最猛，一震之威，百兽慑伏，一声之吼，万物披靡，斯又龙蛇虎豹之所不同矣。

(2) 华族立国，以种种崇高博大的特质，置之于世界各国间，如百兽中庞然宏大的雄狮。创刊辞说：

吾中华民族之立国于世界也。历史悠长，文化伟大，土地广阔，物产丰饶，人民众多，以种种崇高博大之特质，置诸环球百十国间，俨然百兽中一庞然宏伟之雄狮也。……

(3) 狮岛为新加坡的别名，这副刊既产生于此，乃以狮声为刊名。创刊辞说：

考新加坡之取名，原出马来语之呼音，汉译为狮岛，故也有以狮岛为新加坡之别名者，本刊发刊斯土，关系亲密自不待言。……

在《狮声》创设的首日，编者半鰐曾发表《晓风与狮声的一个分野》一文，说明暂创设这个副刊的原因。归纳之，有以下两点：

(1) 当时已创设的副刊如《晓风》等，甚受本地作者欢迎，稿件源源而来，因此有创辟另一个副刊以容纳这些稿件的必要。在这篇文章中，编者说：

本报日常副刊，原只《商余杂志》一种。近自每周特出《商飏》画报，又将《商余杂志》改名曰《晓风》以后，所有文字图画，均以切合时代性者为准则。一时颇受阅者热烈赞许；而许多在南国文坛上夙负盛名的作家，亦纷纷赐寄大作，以为本报光宠；本报欣受之余，遂觉有另辟一栏专载本地投稿之必要，爰将该栏名曰《狮声》。

《南洋商报》的另一位副刊编者连啸鸥在《旧账与新望》中亦提及：

以前本报的副刊只有《商余杂志》一种，内容居多是转载的作品，不大为读者所注意。去年将《商余杂志》改名为《晓风》之后，取材以切合时代性者为准则，一时颇受读者欢迎，同时许多在南国文坛上夙负盛名的作家，及喜欢摇笔杆的朋友，都纷纷惠赐大作，以为本报增光。所以特另辟一栏《狮声》专载本地投稿，本刊遂於1933年1月21日诞生，而和《晓风》划开了一个分野。

很明显的，啸鸥此段文字是根据前文写成的，不过，也肯定了《南洋商报》创设《狮声》，是要容纳本地的文稿。

(2) 本地投来的稿件与剪取外地作品或刊载外来作者的投稿，同时混杂地出现同一副刊，引起当时本地作者的不满，认为这将使本地读者把本地创作误认为舶来品，因此有创设另一副刊，以容纳本地作品的必要，同时，这一副刊的性质，与多载剪稿或刊载外地作者文稿的副刊《晓风》有别。

半鰐在《晓风与狮声的一个分野》中亦云：

南洋（不但南洋、祖国内闽粤港各地也有）报纸副刊文字，每将本地投稿及外来选载，混编一栏，在事实上，确为最经济而且巧妙之办法，因此如果稍想立异鸣高，独辟专载投稿之栏位，则编者不须三日便当大叫头痛！一则能做此副刊文字的朋友，大都高自位置，惜墨如金，或自己疏懒成性，不容易拉得动；（编者朋友中便有许多类乎此的）一则自来投稿的，多数不是初出茅庐文字幼稚得可笑，便是长篇大论泛谈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因此各报编者只好摘要取精，采用混合编制的办法了。可是因此办法的结果，往往又惹出许多作者的不满意。这是因为许多作家觉得费了许多心血，原是“国货自家制造”，反被人误认为“舶来品”的缘故。

所以本报副刊编者，斟酌以上所述情形，特辟两个栏位：《晓风》专用选载之稿；《狮声》专用本地投稿文字。……

半鰈在发刊辞《初吼》中，亦提出创设《狮声》是要提倡一个容纳为国家民族、社会群众、世界人群、宇宙万物的诗歌、论述、小说与笔记等作品的副刊，亦可视创设这副刊的另一个原因。文中说：

……声之所鸣，一为国家民族，二为社会群众，三为世界人群，四为宇宙万物。声之种类，不分科玄文美动植物社会。声之形体，不拘诗歌论述小说笔记。举凡心之所思，意之所触，景之所召，情之所感，皆可发而为声，致其为用。

发刊辞也指出：创设《狮声》，是要“文以会友，友以辅仁”，以此为第一炮，希望引来更多的同道者，参与这项工作的耕耘。文章说：

文以会友，友以辅仁。本刊发为先声，聊作群声之引。狮而未睡，其吼必恒；狮而有群，其声必大。

凡我同志，盍来同鸣？

所谓群声之引的群声，凡我同志的同志，是指作者与读者，或是指其他报章的副刊呢？编者没有说明，因此无法断言。不过，显而易见的，编者是有以此副刊，引至更多的同道者，参与这项工作。这也是《狮声》创设的另一原因。

二、以文会友的首任编者李铁民

《狮声》首任编者是半鰈，原名李铁民。

李铁民，福建永春人。长於古文词。战前於陈家庚公司任职，曾於1932年与1933年间出任《南洋商报》督印，并编辑该报副刊《狮声》。事实上，在李氏出任《商报》编辑前，亦曾编辑过一些小报如《消闲钟》④、《消闲五日刊》⑤。李氏於1934年1月发表的《旧戏新唱》⑥中说：

天地是一舞台，人生原是做戏。小可生来笨相，好戏文是做不出，唱不来，翻来复去，仍是这套老调。正所谓“看过是这等样人，不看仍是此等样人。”八年前办小报，唱的是这套戏，六年前办大报，唱的也是这套戏，三年前再办小报，唱的是这套戏；一年前再办大报，唱的还是这妙戏。

所指八年前办小报，即指办《消闲钟》，三年前再办小报，指办《消闲五日刊》，一年前再办大报，即加入《南洋商报》服务。在编辑工作上，除曾编过上述报章副刊外，1935年曾编过杂志《南洋风》^⑦，战后亦担任《南侨日报》的工作。

然而，李氏是不满意只作为一位报人的。《旧戏新唱》文中，作者曾表示：

四个月前返“唐山”，临行之际，壮心勃勃，大有“班超从戎，投笔于地曰：大丈夫当效张骞傅介子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之气概；满拟此行即不能猎得一官半职——管城子早知无食禄相，这是说玩的。阅者别误会——也可由此识世面多得个改换环境空气的机会。那曾知福星还未照命，穷骨无法换胎，兜个大圈子，白跑一场，一副可憎面目，依旧要安排此处献丑！

所以在1933年中随马来亚闽侨回乡团回中国考察，希望能在其他方面有所发展。1937年与“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回中国，采访战地新闻，负起抗战救亡的责任。南侨筹赈会成立，陈嘉庚担任主席，李氏以马来亚代表团秘书身份参加。1938年11月左右，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秘书，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以及福建会馆各机构联合办事处秘书。

南国文坛，生趣萧索已久，起弱扶衰，编者大胆具此愿望，同时也要许多文坛作者，共同努力，这尤是编者一个诚恳热烈的愿望。

因此，他关心投稿者的反应，希望投稿者能了解编者迟发他们的文稿的原因，不能因此而失去兴趣。《狮声》第50期《编后》^⑩云：^⑪

投稿者的普遍心理，总希望他的作品给他发表，且要赶快地发设。而编者呢？因为版位无多，只能择其作品较好的或有时性的先行刊出。因此失去了许多投稿者的热兴，这真是无可如何！“

1940年陈嘉庚率领慰劳团访问中国，李铁民以陈嘉庚的私人秘书随行。战后除任职《南侨日报》外，亦是南洋工商补习学校董事及产业信托人。50年代初期回中国，于1956年11月30日卒于北京。卒前曾任中国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席。^⑧

李氏创编《狮声》，有他的宗旨和抱负，在创刊辞《初吼》中，他表示这份副刊所刊载的作品必须能一为国家民族，二为社会群众，三为社会人群，四为宇宙；而题材不拘，体裁不论，凡是内容关于玄学，文学，美学，动植物与社会学的作品，形式属于诗赋、论述，小说，笔记等的著作，只要是真情实感的，都愿意采纳。^⑨

然而所谓真情实感，绝不是个人的哀伤，或是无病的呻吟，在《狮声》第13期的《本栏通讯》^⑩中，他曾针对此点作进一步的说明：

《狮声》是欢迎描写客观、富有内容及趣味的作品。至如感叹飘零、悲伤身世、纪念爱人；或见月思乡，见花伤情，以至于“海呵：你是如何的伟大；蝶呀！你是怎么的轻狂”，一切类于新的“鸳鸯蝴蝶派”的无聊作品，皆所摒弃。

甚而他鼓励作者能多写有南洋色彩的文章。《狮声》第25期《编后》^⑪云：^⑪

《狮声》出版至今25期，质与量曾显示有相当进步，但编者很希望诸位作者，更进一步努力于客观的描写，有充分的南洋色彩的更欢迎。

同时，也不取谩骂的文字。创刊辞^⑫曾表示：^⑫

……吾之狮，大之可遍八荒，小之也达四海。声之所用，只在感人，怒吼威叱，良非所取。

《狮声》第41期《编者的话》^⑬云：^⑬

……或者是社会给幽默者的材料太多了。林语堂论语社的戒条说：“我们不攻击我们所看不起的人。”我编本刊也抱着这种态度……

第184期《编后》^⑭云：^⑭

……我须得与各位作者立个预约，来稿须纯理智的，如果意在“谩骂”的话，恕我不发表了。

他编刊的态度相当主动，从创刊号开始，就不忽略呼吁各方面的支持。创刊辞《初吼》^⑮云：^⑮文以会友，友以辅仁。本刊发为先声，聊作群声之引。狮而未睡，其吼必恒；狮而有群，其声必大。凡我同志，盍来共鸣？

同期《晓风与狮声的一个分野》^⑯文中亦云：^⑯

人家有钱还买不到，我不要钱的稿为何不用。”这一定有许多人在骂编者，其实如果易地以居，其中的困难，也就无难地一见明白了。

第18期《编后》^⑰亦云：

因为续稿太多，许多长篇的作品，无法赶快排完，这于作者的兴趣是很有妨碍的。编者谨说声“对不起”！

为免投稿者失去兴趣，他甚至预先宣布拟刊发的作品，如第3期《编后》^⑱云：

现下积存下来的稿有——萍影君的《南天》，涯影君的《新年救国》，李君的《谎言》，张双痴君的《祝狮》，意义都很深远。还有其他的许许多多，如有地位，打算下期都把它发表。

或用这些话安抚作者：

本期还有新来许多佳作，概未能登出，容待下期。^⑲

当投稿者大力支持，稿件源源而来时，他毫不遮栏地表露了内心的高兴，第3期《编后》^⑳云：

《狮声》因怕稿少，所以暂订为间日刊，或三日刊，……许多作者竟会感到很有趣似地纷纷赐寄大作前来，这真是编者意想不到的幸事！

而当某一种体制的文稿过多，即辟专号专门容纳这些文稿。编者曾针对该刊第50期推出“小说专号”事发表意见云：

为什么要出这个专号呢？我自己也觉得糊模地无话可答。通常的报纸杂志凡出个专号，总含着些提倡的意思，而我则不然；我编这个专号，是只为《狮声》所收的外稿，近于小说类的文字太多了。《狮声》消纳不了，故此特用一个专号的位置，来承受许多作者投稿的热情。究竟篇幅有限，只能容此五篇作品，尚有许多许多，打算下星期再出一回。^{②②}

《狮声》创刊时，是间日刊或三日刊。编者在《晓风与狮声的一个分野》^{②③}中曾解释说：……恐投稿有时不会接续，狮有入睡危险。故《狮声》定为间日或一周两次之刊行，使它有伸缩性之余地，将来在可能的话，也可以天天出版。

《狮声》能够成为日刊，天天出版是李铁民的愿望，也是他努力的目标。这目标，终也由于他的努力，从第157期开始实现了。在该刊第156期，编者刊登了一则短小的启事^{②④}：

本栏自明日起，逐日出版，谨求平昔灌注热情于本栏的文坛朋友们，多惠佳构，以增光荣，为幸！

但这包含了编者的多少喜悦。这股喜悦之情于第二日的《狮声》中就充分的表露，其中也包含编者对今后这一副刊的发展的进一步期望。编者在这一期刊载的《也算生产革命》^{②⑤}文中如是说：

福建的生产革命一出好戏才唱完，我们跟着包来一个生产革命。

我们和他们，虽然同用一个名词，可是我们革命的意义绝对和他们不同。很显然地，他们做的是政治的生产革命，而我们呢？则是文字的生产革命。

我们的革命的出发点，就是增加本刊《狮声》的生产；充实《狮声》的内容，使它有天天出版的机会。我们早已朝着这条路线追求，尽力的追求，而今居然给我们达到了目的。

从今天起，天天出版，生产自然增加，但这仅是“量”的增加。我们的希望，在量的增加之外，同时还求“质”的增加。以编者微薄的能力，粗浅的学问，是不敢有此骄傲的自诩的。那么，只有求于一般平昔灌溉热情于本刊的文坛朋友们，加倍地策励，加倍地予以热情的灌溉，使本刊的“质”“量”两方面同时皆获得生产增加之结果。

这也是一种“生产革命”。努力于文艺革命的好友们，当愿意接受编者的要求吧！好友们！编者在此有礼了。

李铁民于1933年1月21日创编《狮声》，至第89期后因随马来亚闽侨回乡团回中国考察，将编务交予连啸鸥负责。李氏于同年12月回星，不过没有一下子就接回编务，至1934年1月17

日《狮声》第150期开始，用他的话说：才“把旧戏今朝重唱起”，直到1935年年初，才卸下编辑的担子，由李紫凤接替。

三、在兢兢业业中力求表现的连啸鸥

李铁民编《狮声》至第89期，因随马来亚闽侨回乡团赴中国考察，编务由连啸鸥暂代。连氏在《旧账与新望》^{②6}一文中叙述其中的经过云：

李先生编至89期，因随马来亚闽侨回乡团回国考察，就把编辑的职务交我代理。那时我由教育界跳进报馆尚未满一月，对于编稿当然外行，不敢马上承任下来。但李先生行期非常匆促，今天才说，明天就走，一时实在不容易找到代理人，而报馆许多同事，各人的工作都是很吃紧的，我没有理由可推辞了，同时李先生也告诉我，丰富的经验是由日新积累而成的，万事都得经过一番尝试。

连啸鸥，福建龙岩人。笔名有曼曼、介亮、兴梓、啸鸥等。于20年代中旬已活跃于文坛，作品散见于《叻报》副刊《椰林》，《星洲日报》副刊《繁星》等。多写小说与诗。其中小说《端午节》，曾在《椰林》连载，长达28期。^{②7}由前面的引文，知连氏在加入《南洋商报》前，是在教育界服务。投入报界后，曾先后担任《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编务。並曾负责《南岛》旬刊的编务。后时而在报界工作，时而又在教育界服务，曾任荷属吉里汶岛华文小学校校长，战后亦曾在新加坡办报，后迁居苏门答腊，任巨港华侨总会中文秘书。^{②8}

作为一个热心文艺创作的写作者，连氏对报章文艺副刊一向都很关心。入《南洋商报》不久，就曾和李铁民论及《狮声》的编排格式的问题，并提出他的意见。关于这件事的经过，连氏在《告读者一个好消息》^{②9}文中曾详细叙述：

前月初旬的一天下午，放下了朱笔，当天的工作算是干完了。李先生（本刊前编者）和我对坐在编辑室里闲谈。结果“不离本行”，谈到《狮声》来了。

“你觉得《狮声》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良的没有？”李先生问我。

“我没意见。但很多朋友告诉我说：《狮声》的格式不大好——不便收存。”我说。

“不错，有许多读者也曾写信来这样说。不过，我以为像我们这种平庸的刊物，看看后就撇了，谁还高兴去收存它。”

“那也不尽然。譬如我，在前两三年就喜欢收存这类的东西，如果中间缺少了一期，必费尽心机去找。以前本坡好几种报纸的副刊，我都收集得很齐全。自然，像这类刊物不能说它有多大的价值，但要一本书或杂志可以用钱买，唯有少了一张报纸的副刊，久了有钱也买不到，因此就觉得它可贵。我相信和我一样性癖的当有不少人。不过现在我已经没有这种兴致了，大概是年龄的关

系吧！”

“我相信你这话，常有不少读者写信来要求我们出《如此上海》及《狂欢时节》的单行本。自然，这件事我们不能办到。”

“假如把《狮声》排为可以合订的格式，则没有单行本也行。”

“排为可以合订的格式，在编稿上也有一点困难；因为《狮声》所取的材料长短不齐，长篇的占去了一大堆地位，最后剩着许多短篇的挤在一起，满页都是题目，未免不好看，编稿时没有像现在这种格式可以上塞一小块下补一短篇的方便。”

“假如把长短篇参插分配好，使每页上都有一两个题目，就可以免去这种毛病了。——我们何不试试看呢？”

那天的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连氏的把《狮声》的格式由杂志型的排法改为书页型的编排，并没有获得李铁民的接受，但他并不因此气馁。他自《狮声》第90期起，接编这副刊。由于是暂代性质，他不得不说：

李先生还没有编到一百期，便告假回国了。因为行期非常匆促，一时找不到人代理，也不暇择的便强我勉负其责。说一句老实话，我确是感到“鞭长汲深”，我只希望兢兢业业地能保得《狮声》能不失其原有的光彩，那便是算是意外的收获了。

然而，骨子里却是力求有一番做为，力求改革的。所以接任后不久，就有以下的表现：

（1）把不规则的杂志型排法的版式改为书页型的可以摺裁的版式。

在第100期《告读者一个好消息》^③中，啸鸥宣布：

现在，《狮声》不是满一百期吗？我记起那天李先生和我的谈话，早就计划着要为她穿上一件新衣。不过这事不由李先生去擘划，而竟让我来当临时的“裁缝”，未免有点僭越的嫌疑。但我只要读者满意，我想李先生也是喜欢的。

在下一期，穿着新衣的《狮声》便要 and 读者诸君行第一次见面礼。

这是一个好消息，虽然说出来极平淡无奇，但我相信爱护本刊的读者诸君一定喜欢它的，不是吗？

第145期《旧账与新望》文中亦说：

我接续编到一百期。应多数读者的需求，把不规则的版式改成现在这种可以摺裁的版式，这并没有什么美化，不过为应读者的喜悦与方便罢了。

由前面所引的李铁民与连啸鸥的谈话，以及上面的两则引文，相信将《狮声》改换版式，李铁民是不大赞成的，而连啸鸥又坚持要如此做，为恐李铁民不高兴以及更好的向读者交代，连氏遂用“应多数读者的请求”，“未免有点僭越的嫌疑，但我只要读者满意，我想李先生也是喜欢的”等措辞拟打圆

场，不过，李铁民还是不支持这样做的，所以从连啸鸥手中再接回《狮声》时，又把它恢复为不规则的杂志式的排法。

（2）对来稿有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对诗和杂感文字。他不满一般诗作专抒男女恋情，以及杂感文字对某人不满意而作人身攻击，借题发挥的现象。

在第109期编后话《发稿之前》^③中，编者说：

近来收到的稿件，有一半以上是诗，内容不是对面楼头的姑娘，就是爱人呵！我要离你而去了等等。前者是抒发他倾慕钟爱的心思，后者则含示不满于对方而不得不忍痛割爱的苦情。初看时，觉得全篇都是热情的奔放，字字都是绞尽脑汁的流露，但到要发稿之时再取出来读一遍，就使我有几分踌躇不决了。纵然这不是无病呻吟，但刊出了，除了作者自己喜欢地读读外，充其量也只能拿去或寄去给他心田中的她看而借此作为博取她同情的工具，于读者很难引起其共鸣的——即有也极少数。

他进一步说：

固然，恋爱是人生的一部分，年青人之需要找爱也是千真万确的事。然而恋爱决不能包括整个人生。于是，疑问就来了，难道除了爱情之外就找不到其他的诗料吗？

作者们，我们不要把女子看作神明，向她赞美歌颂不须要，咒骂怨尤也尽可不必要，社会上有许多深藏于黑暗的角落的事实正待我们去揭发，请你深深地抓住时代的中心，此后把锋利的笔尖一转，呼出比较宏亮锐昂的歌声，振振一般在醉梦中讨生活者的聋聩吧！事实上，“狮”子的“吼声”，也不应该是那么萎靡低微的。

所以他又说：

……我觉得如果没有把握着意识的核心，与修养成熟的技巧，诗是不容易写的，所以此后关于诗的选取，拟力求严格，兹与作者约法三章：

吟花咏月的诗不刊，无病呻吟的诗不刊，感伤身世的诗不刊^④

对杂感文字，亦提出以下的批评：

本来，生为中国人，看了中国什么都是一团漆黑，安得不发牢骚？但作者所写的杂感之类，并非对整个社会或事物下论断，只是对某人的不满而借题发挥。因而引起被骂者的反感，为文报复，甚至迁怒於编者，这是於编稿时最感头痛的事。其实，当此国难紧急之秋，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作意气之争，很可不必！^⑤

所以他也决定：

现在本刊得先表明态度，此后当极力避免刊载一切无聊的争论，而谈一些切合实际的问题。并希望作者多赐惠本刊所缺少的东西，使本刊内容能日趋充实，那是编者迫切愿望的。

(3) 决定取稿标准重质不重量, 因此《狮声》仍维持隔日刊行。

编者在《旧账与新望》中, 检讨来稿的情况, 决定取稿标准应是重质不重量, 所以《狮声》不宜增版, 应当维持隔日刊行的办法。文章说:

……本来本刊在第一期《编者的露布》上曾说过, 将来在可能的话, 可以天天出版; 而一部份作者也以作品久未登出, 极感扫兴, 要求本刊每日刊行。但一检查外来的稿件, 几乎有一半以上不能选用。不能选用, 不是文字太幼稚, 就是内容非常空虚, 读后不知所云。我的主张是“只求质实, 不求量大”, 所以仍旧隔日刊行。现在我还是抱着这种主张。

(4) 於每星期一设辟“邮箱”, 预告将来发表的作者的作品, 以免作者久待。

第126期《发稿之前》^{③④}云:

……兹为免作者焦急起见, 只好另订新办法(法): 凡待刊的稿子, 於每周星期一特辟“邮箱”预告作者。(不登者不告)。……

连啸鸥由第90期起接编《狮声》, 直至第149期^{③⑤}。其后才将编务交回给李铁民。由於他对文艺的热忱, 他的选稿的认真, 以及对编务的力求改善, 使他与作者间建立颇为不错的感情。在他不执行《狮声》的职务时, 仍常有人与他联络。我们由啸鸥在不当《狮声》编辑后所登的以下启事^{③⑥}, 即可以知道他与作者关系密切的一般情况:

本刊自150期起, 已由李铁民先生编辑了。不过我仍旧在报馆里, 改任他职。最近有许多已识未识都很关心我, 来稿中常附有给我的信, 特在此作一个总答复。祝大家好。

言下藏有一股对《狮声》编务依依不舍的情绪。

四、强调副刊应具社会责任的李紫凤

1935年1月20日《南洋商报》出现了一则《编辑部启事》:

本报副刊《狮声》、《晓风》、《展望台》、《海沙滩》各栏编者, 本月13日起, 经由紫凤君担任, 原任编者半鰈君调任其他工作。

可知李铁民於1935年1月13日脱离《狮声》的编务, 李紫凤接替他的工作。

李紫凤, 闽籍。原名李树梧, 笔名有树梧、S. W、是吾、桐弟、紫凤、吾、梧、病虹等。曾赴日本留学。20年代下旬, 已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写作者, 作品多见於马来亚檳城《南洋时报》的副刊《八月》, 和《檳城新报》副刊《椰风》。特别是《八月》。紫凤共发表作品9篇, 计诗两首、论文两篇、小说1篇、旧诗3首, 篇数之多, 仅次於另一作者秀梅^{③⑦}, 但紫凤的作品更令当时文坛注意, 因为所发表的两篇论文《几段关于文艺的感想》及《无腔之笛》, 批评及幽野山松(原名杨智礼)在

《南洋时报》副刊《玫瑰》的两首诗《悵鬱》和《鸟鸣》，以及同一报章另一副刊《微光》所刊载的连载多期的论文温元亨的《锦掌拳》及幼青君的一篇诗作《夜声》，引起一场相当热闹的论争，轰动一时。参与论战的，除了紫凤与那三位有关的作者之外，还有放生、仲平等人，甚至连《南洋时报》另一副刊《荔》的作者也加入战围^⑧。20年代末期，李紫凤在吉隆坡报界服务，闻也经营书店生意。30年代初期来新加坡，开始时加入《民国日报》服务，编辑该报副刊《新航路》，后进入《南洋商报》，编辑《狮声》、《晓风》、《展望台》、《海沙滩》、《妇女与家庭》等副刊。

李紫凤编辑副刊，有他一套自己的看法。例如《展望台》的前任编者，喜欢推出专号，让各界轻松地提出他们的问题。所推出的专号，计有“读报专号”，“救国专号”，“幽默专号”，“中国现代作家选举专号”，“工人生活专号”，“社会怪现象专号”，“如何择偶专号”，“女子职业专号”，“旅行专号”，“妄想专号”，“新加坡夜生活专号”，“我与酒专号”，“一年计划专号”，“教员生活专号”等等。紫凤接编后，就改变该刊的取稿态度，表示：

本台以后，拟采取多方面的稿件，暂时不出专号，凡关于学术论著，如人生观的讨论，文艺理论，教育研究，以及对于现代青年身心修养有益的问题，都一律欢迎。……^⑨

把这份刊物变成理论色彩浓厚的副刊。

他接编《狮声》后，这副刊也有以下显著的转变：

(1) 首任编者李铁民(半螺)于1935年1月7日发表他的作品《为增建玉文婚礼献辞》后，就不再见到他有什么作品发表在这副刊上；而受李铁民特邀的罗永年连载稿《如此上海》，至1月16日后也不再出现，前后刊载约163期。相反的，李紫凤的创作态度较之半螺更为积极，自1月15日起，就频频发表他的杂文，共有一百篇左右。

(2) 李紫凤显然有意提倡短小的小品文字，他不但亲自撰写与发表这类作品，并且在给温梓川的一则小启中表示：

《狮声》的取材，偏重于短篇散文，及精悍短小的杂评这一类的文字。^⑩

甚至邀请于30年代初期回返中国的陈练青撰述这一类文稿，并且在1936年4月14日的《狮声》编后话^⑪郑重提及此事：

本刊特约撰述陈锦青先生，近应编者之请，特为本刊撰著短小精悍文字，如《破落户》，如《明事证今》，用曲折的笔调，以批评时事，词锋犀利，鞭辟入里，均系值得一读之作品。陈先生之作品，我想凡曾读过《人间世》者，类能知之，无待编者之赘赘。不过，编者要在这儿向读者报告的，就是陈先生此后将源源为本刊撰述短文，这是我们所引为欣幸的一回事。

所以，在李紫凤主持下的《狮声》，所发表的作品以杂文居多，也常常出现固定的几位杂文作者如梨渦、薄丝、侠夫、冰人、瑞云、军笳、玛戈、钟之凌、彭金戈、水源、凤心、曾见、雄姿、朱观德等的作品。

(3) 前任编者李铁民是反对谩骂的文字,而且也反对论争,虽然曾经有一场剧烈的关于“地方作家”的笔战在他主持编务时发生。他曾经表示:

……编者个人之见解,国家沦亡,迫于眉睫;革命救国,重在实行。理论辩争,此非其时。^{④2}

但是,由于紫凤提倡杂文,喜爱“批评时事,词锋犀利,鞭辟入里”的文章,作风与李铁民显著不同,而论争的事情,也常在他编辑下的《狮声》发生。比较大型的有庄子与文选的论争,关于几个副刊问题的论争,比较小的有关于青年的烦闷与出路问题的论争,由奶头说到臭与香的讨论等等。甚至连李紫凤也介入在论争之中。如他发表《由奶头说到臭与香》^{④3}之后,就引起凤心的“商榷”^{④4},紫凤的反应,以及梨涡、钟之凌、瑞元、凤心等的往来辩驳;李润湖在《星中日报》副刊《星火》发表《南洋文坛报屑》和《关于几个副刊》,指责文艺界的一些不良现象,并希望副刊编者的态度应该严肃与积极,引起他和彭金戈的批评,使他也牵扯在论争之中。他在1936年2月17日的《狮声》发表《再来一次声明》^{④5}云:

本刊13日所登陇西君《猫叫与虫鸣》一文,作者系本刊特约撰述彭金戈的笔名。润湖君竟神经错觉,硬指为紫凤所作。紫凤在本刊上发表文字,概用紫凤之名,从无别署他名,且陇西君之笔调作风,与紫凤绝对不同,明眼人自能辨别,不知润湖君何所见而云然?似此张冠李戴,深文周内,不知孰出讨论之范围乎?本文为避免浪费笔墨计,决不愿与“无的放矢”指鹿为马之流周旋。至于陇西君是否答辩,那是他的自由,本人更无越俎代庖之必要。

早数天在1936年2月13日《狮声》发表《小小的声明》^{④6}也表示:

润湖君在某副刊上,对于这里“几个副刊”的编者下忠告,希望几个副刊的编者,不要逸出最低限度的范围,一味弄“乖”,……鄙人忝为“几个副刊”编者之一,不敢掠“美”,用申数言。鄙人自认学识荒落思想幼稚则有之,若所谓弄“乖”,则尚未学到。润湖君的所谓弄“乖”,不知是否挟私憾以骂人,既不敢正面攻击,而“一味”藏头露尾的放冷箭,若然,则赵子昂画马,镜子里只是照着自己的尊容。

不久以前,润湖君曾投给本刊一篇小说,因字数太长无法容纳。编者在退回原稿函中,并略陈“割爱”之苦衷,希望润湖君予本刊以较短之篇什。呜呼!这便是弄“乖”与“钻入牛角尖”的导火线吧!小说家的态度,毕竟与平凡的我辈不同,我欲无言!

紫凤的讽刺态度,实不减当年所发表的《几段关于文艺的论争》之讽刺幽野山松诗作的作风。此外,他还刊载了梨涡、阿生、钟道、薄丝、隐西、怒目、阿凡等人的多篇文章,向润湖及副刊《星火》进击。

(4) 一般上说,在强调文艺副刊的社会与时代使命方面,李紫凤是比李铁民鲜明得多。他批评一些副刊编者只是把副刊当作茶余酒后的资料,或是博取人们低级趣味的满足,也检讨他过去的错误看法。他说:

……过去一般编副刊的人，不但不以社会心理的蔑视为忤，反罔自非薄地以为副刊是徒供人们茶余酒后的资料，（惭愧！我过去亦曾患过这个毛病）因此，它的取材，大都是鸡零狗碎的东西，其目的仅在博取人们的低级趣味的满足而已。偶尔有一二篇带有严正性的学术文章，那便会被人讥为“不会踱步的小丑，偏学跳加冠，流风所被，副刊的形式，便只有以小丑的姿态出现了，这又何怪社会心理的忽视呢？”^{④7}

因此他强调文艺副刊应有其积极的社会责任。他说：

……历史是前进的，人类除了物质生活的满足而外，尚有精神生活的企求，那报纸的副刊最少对于人生是负有相当的责任。它应该是一面镜子，反映出社会的诸般色相；它应该是一盏明灯，指示人们的路向；它应该是一角小公园，给人们精神疲劳的休憩！我国报纸副刊近年的进步，实由于诸先进的努力，能够肩负起真正的使命，为学术界尽相当的力量，使社会心理的蔑视，而变为重视，这是事实的趋势，并不是我在这儿替“同行”的人，自吹自擂，以博人家的采声。^{④8}

所以在《南洋商报》庆祝成立十二周年时，李紫凤展望《狮声》的未来时，表示：

《狮声》过去的足迹，我们无须去回顾，现在，我们展望未来，应该要有如下的概念：

要在南洋的文化领域里，负着垦辟的责任。

要站在时代的前头，不愿随波逐流跑在时代的后面。

要认识中华民族的环境和内在的文化，发扬民族文化的精神。

要以严肃的人生态度（文字不妨浅白，笔调不妨轻松。）去处理一切事物，别再扮演小丑的手势。

读者们！大家请来同作一声狮子吼吧！^{④9}

就是这种理解，使他在《狮声》的新年献辞中，呼吁人们“在这岁首年头，我们所献给时代的礼物，亦只有准备牺牲的决心，与奋斗的意志”^{⑤0}；使他在鲁迅逝世时，在《狮声》推出一个纪念专号，目的在“一、聊表我们的悲悼之意；二、使本刊的读者，知所认识新时代战士的奋斗精神，而奋然以起，肩担着人生正确的任务”。^{⑤1}也使他在《狮声》所发刊的稿件，意识上较之李铁民的来得鲜明与积极。

李紫凤编辑《狮声》，直至1936年年底，才由一署名求的编者所取代。

李紫凤在《狮声》所撰写的编后语，多用《编余墨审》、《余审》为题名。1936年12月4日《狮声》出现一则编后话，题为《编后》，语气亦不似紫凤。1937年1月8日，《狮声》出现一则《编者的话》，作者署名求。因此猜想求应在1936年12月4日以前即接替紫凤的编辑工作。

1937年3月6日，《狮声》刊载紫凤的一篇散文《山居散写》，文末注明写于笨珍，内容述及他由喧闹的城市搬至山居有两个多月。可知紫凤离开《狮声》后，亦脱离《南洋商报》，移居笨珍。

以上是我所能掌握到的《狮声》编者李紫凤的资料。

五、不取无病呻吟作品的李天游

《南洋商报》于1937年伊始，有着一番显著的改革。1937年1月1日该报刊登了一则《本报新年刷新启事》，关于副刊的部分的内容是：

本报消息灵通，材料丰富，而商情准确，言论公正尤为本报之特色，然社会演进一日千里，新闻事业日新月异，本报不敢以此自满，力图改进，以副读者之雅望。兹值万象春回，一年肇始，爰本改进计划，公诸社会，亦阅者所乐闻也。

一、形式方面……于副刊，则添置各种花边，说法改善，以臻美术化时代化之境。……

二、内容方面……副刊决再增加《国际展望》、《今日青年》、《今日文化》、《今日学术》、《今日妇女》、《今日剧影》、《今日教育》、及《商余》等版，使读者於国际情形、文化动向、社会现况等，能有相当之启示。

启事刊登后，明显地可以发现：

（1）《晓风》、《影剧界》、《海沙滩》、《文漫界》、《展望台》、《妇女与家庭》等副刊於1936年12月底纷纷停刊了。

（2）新增设的副刊有《今日妇女》（1月8日创刊）、《今日剧影》（1月9日创刊）、《今日艺术》（1月10日创刊）、《俱乐部》（同日创刊）、《今日文化》（1月11日创刊）、《商余》（同日创刊）、《今日学术》（1月12日创刊）、《今日教育》（1月13日创刊）、《今日青年》（1月14日创刊）等等。

对于《狮声》副刊来说，也有一番革新。最明显是排排版方式改变。过去的《狮声》都是直排的，从1月8日开始，这副刊易为横排，自左至右，仍是半版，分四栏排印。每栏约49行，每行约20字。版头也改换。

革新后的《狮声》的第1期，有一篇署名求的《编者的话》^{⑤2}，揭示该刊日后的编辑方针。文云：

照例，在年的开端，是应该有如开场白这类的文章排在每个刊物的前面，来表白在这年头里该刊物的立场和态度，以昭示作者写作方针，使投稿者有相当的标准和把握；这层，似非止于照例而且是应该。我们这里所要写的就是这些。

一、不登载满篇手枪炸弹的文字，亦不发表肉麻当有趣的妹妹我爱你。

二、不互相标榜，反对“煞人家风景长自己威风”的大作。

三、不作无病呻吟，欢迎言之有物的杂感或随笔。

四、不闭住眼睛，横冲直撞，以致罪孽深重，祸延本刊。

五、不抓住死人，硬不放松，非鞭尸三百不肯干休。

六、不做应声虫，不打落水狗。

这年头说话真有点困难，不说话又忍不住口，这大概叫做人性未灭，好在说话人人会说，各有巧妙不同，这就要请说话的人注意。

这则启事不但显示编者的办刊宗旨和选稿标准，反映他的人生处世的态度，同时，从语气看来，也可印证我在前文所推断的求应在这一期的《狮声》之前已接编这副刊，只是还接编不久，所以才会有一连串的选稿标准的声明。

求，是李天游的笔名。李天游，闽籍，曾担任道南学校校长多年，后进入南洋商报社服务，曾任电讯版翻译、督印並兼编《狮声》副刊。陈嘉庚的女婿。离开商报后曾在槟城中国保险公司工作，战后在新加坡经营塑胶、卫生纸生意，因半身不遂停止工作。已逝世。^{⑤3}

综合上引的李天游的《编者的话》及其他各则编后启事，可以确定李氏刊登文稿有着以下的准则：

（1）不取无病呻吟的作品，容纳于大众有益有贡献的文章，但反对满篇手枪炸弹，过分斥骂的文字。

在《编者的话》那篇文章中，李氏强调“不发表肉麻当有趣的妹妹我爱你”以及“无病呻吟”的作品，而欢迎“言之有物的杂感或随笔”，然而，所谓“言之有物”，也绝不是“满篇手枪炸弹”，或是“横冲直撞，以致罪孽深重，祸延本刊”的文字。这一点，早在1934年12月4日李氏所发表的编后话也清楚指明^{⑤4}：

吟风弄月的时代是已经过去了。本刊虽没有树起什么文学的旗帜，但我们所需要的作品，应该於文化有裨益於大众有贡献，那些无关痛痒的东西，只好暂时割爱，留给别的刊物去收容。

在致给极活君的一则通讯中，他也表示：

文章等於说话，无的放矢，会流於疯子的喃喃，无故而作猪声，为本刊所不取。^{⑤5}

（2）希望《狮声》能成为大众园地，並特别强调来稿能以南洋的题材为中心。

他说：

因为本刊是出于南洋，当然我们希望描写或批评的对象，应该以当地的题材为中心；当然那些有关侨胞利害的稿件，我们也非常欢迎接受，无论那所说的是国内或者国外，我们希望这个刊物是大众的园地。……^{⑤6}